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过了乍暖还寒的清明，梨花凋尽，牡丹盛绽，蔷薇蔓生。至谷雨时，春深已暮。在江南，古人将花开时吹过的风称作“花信风”。根据农历节气，从小寒到谷雨，有八气二十四候，每候应一种花开，故曰“风有信，花不误”。南朝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“始梅花，终楝花，凡二十四番花信风。”

## 谷雨·槐云春已深

王萌萌

谷雨为花信风之终，一候牡丹，二候荼蘼，三候楝花。关于楝花，我早先没印象，但有一年春末，独游古猗园赏牡丹。温风拂过，闻见馥郁幽香时有时无，循气息而望，见水榭旁、浮桥边，大片雪青月白相间的小碎花在葱绿绿叶中弥散，密密匝匝、蔚为可观。凑近以“形色”识花App辨识，是一棵苦楝。其时最后一季牡丹行将凋萎，当真是“客里不知春事晚，举头惊见楝花香”。

细嗅下楝花香中夹杂着苦涩，而它一簇簇、一串串的花形，使我想起家乡的槐花。童年记忆中，那是一种气味浸透了甜与暖的花。每年农历三四月间，青岛的槐花吐蕊，莹白中微透些许黄绿的花串缀满高高枝头，如云似雪、芬芳四溢。蜂蝶闻香翩跹而至，老人孩子们也络绎而来。槐花不仅好看好闻，更是春夏之交的时令美味。



在吃到槐花做的餐点前，我先学会了吃生槐花。踩着墙头爬上树，找最丰腴的花串，大把大把捋下来送进嘴里嚼，脆嫩香甜连在舌尖迸裂，有一种比吃任何蔬菜水果都美妙的快感。奶奶曾将晾衣杆末端绑上铁钩，带我上山“打槐花”。她每“打”几下，便有不少花串纷纷落地，我忙不迭地捡进竹篮和布口袋。奶奶从不多“打”，说槐花不好保鲜，也给别人留一些，够咱们全家吃一顿就行。

蒸槐花最见功夫。奶奶把槐花以流水冲洗去掉浮尘，再用力挤干水分，拌一勺蛋清增加黏度。头箩细面分次加入、搅拌，确保每粒槐花都裹上一层薄面粉，铺在竹篾子上也要厚薄均匀不能压实。灶膛里烧的是松果柏枝，奶奶说这样火气不燥香味更纯。待锅盖缝里钻出一缕白气，厨房满溢清甜的暖意，比唐诗中的江南春色还要温润三分。

长大后读古文，得知在西周时期，槐树就已经成为官职的象征。《周礼·秋官司寇》载：“面三槐，三公位焉。”自此“槐鼎之位”便喻指宰辅重臣。但我一度疑惑的是，为何古诗中槐树总是夏季开花。比如白居易曾在《梦得闻蝉见寄》写道：“开缄思浩然，独咏晚风前。人貌非前日，蝉声似去年。槐花新雨后，柳影欲秋天。听罢无他计，相思又一篇。”此诗中，槐花与蝉相伴，还要开到夏去秋来时。后来又读苏轼的《和董传留别》曰：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厌伴老儒烹瓠叶，强随举子踏槐花。”此诗注释说，自唐代开始，科举考试乡试一般八月举行，正逢槐花开放，故称举子赴考为“踏槐”。唐朝李肇所著《秦中岁时记》曰：“槐花黄，举子忙。”这花期、花色，都与自幼熟悉的不同，难道此槐非彼槐？深究后，果然如此。

古籍、诗词中的槐树，特指我国本土的国槐，是豆科槐属，花期在夏末秋初，花色淡黄，花蕾被称为“槐米”，果实称作“槐实”或“槐角”，均可入药，味微苦，具有清热泻火的功效。而家乡的槐树是刺槐，属于豆科刺槐属，是海外引进树种，花期在春末夏初，色白味甜，能产花蜜。

胶东半岛地处北温带，纬度与欧美接近，因此在晚清开埠之后，西方人常将其国内树种引入岛上栽植。关于刺槐引入青岛的经过，《山东省志林业志》有载：“刺槐，又名洋槐。20世纪初，德国强占胶澳期间，曾作为用材种引入。为崂山低山、青岛市区和胶济路的主要造林绿化树种。由于刺槐适应性很强，很快在崂山中下部和黑松相间并茂，整个青岛也掩映在刺槐绿树之中，故青岛有‘洋槐半岛’之称。”

由于刺槐在家乡随处可见，绽放如云又甜香如蜜，渐渐就被当成了本土化树种。有多少羁旅的青岛游子与我一样，每到此季就念想着家乡的“槐花饭”。槐花除了蒸着吃，还可炒蛋、煮汤、包包子。春末夏初，人体肝火旺，血压也极易随温度上升，槐花能疏肝明目、清热凉血，正宜此季保健食用。刚出笼的槐花包子，再配一碟应季的香椿拌豆腐，佐半盏雨前茶，便是给个神仙也不换。

为解“莼鲈之思”，我网购了自故乡来、冷链保鲜的刺槐花，按奶奶教的法子蒸了一屉。不加任何调味料吃了几口，让奶香与火淬炼凝结的香甜花魂先沁入肺腑，再沉入心底。

梦通常指的是一种生理现象，是人们在睡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。《说文解字》中注释为“梦，不明也，从夕，曹省声，莫忠切”；朱自清在《说梦》中这样描述道：“每早将醒未醒之际，残梦依人，腻腻不去……欲追回梦中滋味于万一；但照例是想不出，只惘惘然茫然似乎怀念着些什么而已”。

### 说梦

陈谷登



### 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谨防：喝——醉——上钩！

今年，我家的梅花开得不好，虽然细细的枝丫上爆出不少花蕾，可最后只开出五六朵，而且还是很小很小的花朵，才几天连个花影都不见了，与去年的盛放相去甚远，不免有些唏嘘。我问了送我这盆花的老同学，他说是营养不良之故，确实，我家平时只是浇水，一年里只施过一次肥。

我们平日将梅花弄草说成是“养花”，一个“养”字，道尽天机，盆栽的花就是靠人养的，得精心培植，浇水施肥，松土剪枝，如果漫不经心，那是养不好的，结果就是无法实现那如火如荼开放的愿景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当是至理。去年开得繁盛，那是因为我老同学前期打理得好，看到今年这个样子，我很愧疚，显然是没养好，害得梅花得了营养不良症，既然生了病，所以才开得那么少那么小。老同学安慰我说，别太难过了，毕竟还开了一点的，聊胜于无。

也就是那时候，我左下边的那颗大牙又疼了起来。都说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却要命。我摸了摸，这牙已经松动了。由于之前也曾疼过，所以补过牙，还抽掉了牙神经，有一次，牙医跟我说，以后若是还疼，干脆就拔掉吧，因而我决定一拔了事。于是，我直接去了牙外科。没有想到的是，给我看牙的牙医用了逻辑推理法后跟我说，他认为我是上边的大牙磕碰到了底下，这才引起下面那颗大牙的疼痛，因此，他说先得把上边的那颗大牙拔掉。可我上面那颗大牙好好的呀，又不痛又不痒，现在却莫名其妙地要斩草除根了。我很想在诊床上坐起来，但不可思议的是，难忍的疼痛竟让我失去了基本的判断，我在同意书上签下了名字。

结果就是，上面好端端的大牙给拔掉了，而底下的牙齿依然疼痛不已。现今，我原本固若金汤的上排牙齿出现了莫大的空洞，拔掉的那颗大牙的“邻齿”变得如同海边的悬崖，陡峭而尖锐，而落下去便是空茫的海域，起起伏伏，深不可测，引起的连锁反应已慢慢显现，犹如地球百亿年的造山运动，你挤我压，让人惊心动魄。

我又去看了牙内科，那位牙医劝导我说，别再纠结那颗拔掉的大牙了，反正这牙也不派用场。我心生惶然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总有些器官会失去作用，但真的可以因此没事找事

### 梅花，牙齿和山道

简平

躺在手术台吗？有些东西在今天确实也是非必需的了，但却因着历史、因着传统而无法割舍。正值清明，我和两个妹妹前去给葬在一起的父母和外祖母扫墓。时间如梭，母亲一走已是十年，父亲今年又是诞辰一百周年，虽说如今提倡移风易俗，可祭奠先祖也是一种深远的传统。我们带去了鲜花，也带去了水果和点心。有人说，送一束鲜花就可以了，其他的就不必了。但我不这么认为，当我们水果、点心铺开，往日的美好时光骤然回来了。我们像平日一样，和父母、外祖母围坐在一起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吃着水果、点心，一边聊家常，安心、从容而温

馨。微风一阵阵吹来，又向山道那边吹去。山道那边绿意盎然，树木早已成林。我们向山道深处走去，这时才发现远眺和近观其实不是同一回事。看上去笔直的山道并不一味地向上或者向下，真是有些逶迤和曲折的，只是在远景里被茂密的树林给淡出了。所以，我们需要远望，也需要近看，不然，认知就会发生偏差。

走在有时是上坡路有时是下坡路的山道上，我想，这才恰如我们的人生，一马平川的坦途毕竟不多，坦然并不容易，但总得面对。我在山道里走着，时不时地停下脚步，结果便是捧回了一大束蓬蓬勃勃的各色野花。

阳光下那一对对粉彩鹤树花木纹帽筒侍立在博古架，釉面仍是那画的凝脂、润泽而养眼。筒身的面面似在葱郁而深邃的林海中，松鹤作为主角在苍劲的古树上悠悠栖立，仿佛是时间的守护神，见证无数春秋的更迭。它质感细腻，还有那缠枝莲纹路，似像父亲眼角的皱纹，又像被时光揉长的往事，在春色中泛着温情、温馨而温暖。

父亲离开我们整整23年了。儿时记忆中，他下班后推门进客堂间，总是摘下那深灰色的帽子，指节在帽檐下轻轻地叩三下，然后将它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帽筒上。这个动作从我踮脚望见帽筒边缘始，一直到我闯祸打破其中一个而结束。那年还是孩童的我，因为星期天是劳动日，就在抹灰尘时带倒了五斗柜上的帽筒。“哐啷”一声碎片满地，父亲从皮椅上弹起，我正盯着满地碎瓷发愣，怯生生去拽他汗衫衣角，却摸到了他冰冷的手。父亲对我们犯错，从来不恼怒不打骂，记得这天起父亲却背对着我长达十四天……

成年后，无论是出差还



追求卓越(篆刻) 徐谷甫

晨光初透，静安别墅的弄堂口，一个老式铸铁信箱立在墙边，绿漆剥落，露出锈红的底色。早晨七点，菜油煎“老虎脚爪”的香气从早点铺飘来，很快被隔壁咖啡馆的意式浓缩冲散。转角窗户外晾衣杆上的衣服仍在摇晃，很难再听见“绸头落下来哉”的吴侬软语。每天从这里经过，在这段南京西路上的梧桐光影中，总能听到她们的岁月絮语。

### 梧桐影里樱桃园

程姣姣

转过南京西路，梧桐树荫就密了。阳光漏到地上，成了碎斑点。华山路630号的上海戏剧学院藏在树影里，红砖老洋房夹在咖啡馆和网红店之间。那是掩藏在“梧桐区”里精致静谧意法式的老洋房建筑群，倘若不留心，大约是要错过的。它是藏在梧桐影里的樱桃园，过去它就诞生在新旧交杂、中西混处中，现在门敞着，由得人进出。以前我住在这里，可那时却是每日匆匆地过了大约五六年，只当是个学习与工作的竞技场，从未真正看过这些建筑。直到“樱桃园”里的“柳苞芙”意外表达了他的忧伤……

柳苞芙原是契诃夫名剧《樱桃园》里的女主人公。我后来用它这么私下称呼学院的一位教授。“柳苞芙”是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留学法国的教授，回国后在上戏研究法国戏剧四十多年了。教授在健吾楼的办公室里总有咖啡与油墨气味的博弈。泛黄的《申曲大全》摆在法文原版的《莫里哀全集》上，桌面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上世纪八十年代兰心大戏院的戏票。比起法国戏剧，他说他更习惯每天听周柏春和姚慕双的滑稽戏。有次，我看完一场法语版《樱桃园》的演出后若有所感，突然转头问向他：“老师作为从小住在南京西路的老上海人，今天有柳苞芙的那种

忧伤么？”他的回答，似乎比我的问题还要矫情一些，“若没有樱桃园就不会有忧伤，反而是没有了上海话让人失落”。他说最失落的不是滑稽戏式微，而是年轻人用普通话念白时，再找不回“栀子花白兰花”里九个音调的婉转。“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，落下来哉”的吴侬软语。每天从这里经过，在这段南京西路上的梧桐光影中，总能听到她们的岁月絮语。

他们这一代人，像契诃夫笔下的柳苞芙，忧伤的不是彻底失去，而是正在失去。佛西楼的露台上，绿萝爬满雕花铁栏，表演系的学生常在这里背台词，咖啡杯搁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铸铁花几上。某日春雨骤降，有人脱口念出《雷雨》的沪语台词：“徐阿晓得今朝是啥日脚？”对面红楼排练厅的反光玻璃上，还掠过一道水袖的残影。

这座城总在清晨的梧桐影里缝补记忆。老理发发店的转灯仍在旋转，照着对面网红店的马赛克墙。生煎馒头与可颂面包在弄堂口狭路相逢，各自蒸腾着各自的雾气。老一辈在咖啡渣里占上石库门的未来，年轻人在电子合成器上重编紫竹调。其实，这座城市从未停止生长，它像是一本被反复誊写的账本——老上海的忧伤是钢笔字，洒在纸纤维里；新上海的生机却是光标，在电子屏上不停闪烁。当油墩子的焦香渗入冷萃咖啡的冰粒——这是老上海的忧伤，也是新上海的生机。当最后一块蝴蝶酥融化在美式咖啡里，新的叙事已在老墙苔痕与霓虹光晕的交界处，悄然攀缘成凌霄花的形状。



### 乌镇晨光

安德烈

晨光踏上乌镇，把春天的梅花红轻轻敷在了青石板上，又挟着驳驳树影似柔纱一般轻轻擦拭老屋的横梁，闪着炫亮的光流泻在庭院的镂空花窗上，再寻一个角度把自己清澈清亮的眸光停留在看风景女子的身上。晨光还想说些什么就和清风一道托举着古诗条幅吟了一遍又一遍。

是旅游，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收藏热中，我揣着照片到处寻觅，北京潘家园、西安城隍庙、洛阳老街、天津沈阳道。景德镇的一位大师举着放大镜左看右瞧后说：“像是民窑精品，可能只有在博物馆找

### 父亲的帽筒

陈甬沪

到。”失望并没让我绝望，一些朋友也会不时地传来照片，闵行的裘兄还抱来两对帽筒让我甄别。在父亲逝世8年后的某天，同事兼文友之江兄抱着纸匣走进我办公室。他鬓角总挂着文庙市场些许尘埃，制服风衣也沾满着旧书堆的浮灰，原来他是在友谊商店的库房中找到了一款最接近的帽筒。我端详着，帽筒中的松鹤似乎醒了，那神态宁静而高雅。它那双眸温和而深邃，仿佛有洞察世间万物的能力；长长的脖颈微曲而回眸，显得既优雅又从容；片片羽毛齐整而顺滑，每一根都散发着柔和又细腻的光泽。松鹤与古树之意相得益彰，享受着宁静与安详。这

种超凡脱俗的氛围，象征着时代的坚韧与长久；象征着时光的和谐与美好；象征着时尚的活力与韵律。

瞄了一眼发票上的价格，尽管有点小贵也超过心理的预期，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。我摩挲着冰凉的瓷胎，突然顿悟，男孩承诺的分量，要有时光的发酵才能品出回甘。父亲生气的缘由，求的不是器物而是要对标生命的延续、生存的理念、生活的祥和。

那年我把帽筒带到父亲碑前，在晨雾中仿佛看见父亲在擦拭旧物，他的指腹避开莲纹，像抚摸婴孩般轻柔。父亲当年背对我的十四天，早把最珍贵的遗产烙在了时光里。有些传承不必言说，器物承载的，应该是一种向往，就如帽筒本不该空置，总要彰显值得昂首示人的元素。

如今我的书房里，帽筒静静立着。祖父的沧桑，父亲的沉默，我的执念，在晨光里融成一道风景。原来最相似的从来不是器物，而是那份底气、心气和正气。

### 七夕会

### 雅玩